

中圖
貴妃全傳



782.22

177

:4

中 國 四 大 美 人 提 要

自來英雄豪傑、爲婦人女子所束縛者、代不乏人、然從未有如唐明皇之甚也、明皇亦一代英明之主、開元初年之治化、固不讓於貞觀之美德、惟以性好女色、寵幸楊妃、遂致釀成安祿山之反叛、身死國危、爲天下笑、豈不惜哉、原夫楊妃之足以迷惑明皇也、非同於尋常婦女、一味以嬌慾悍妒、爲要挾制伏之計、彼蓋具有天然之香體、絕頂之奇才、潔白之肌膚、玲瓏之手段、故能玩弄明皇於股掌之中、使之拜倒於石榴裙下而不之悟、是書從天寶遺事中搜輯而得、凡關於楊妃之出處行事、以及後來之結局、言之特詳、觀其入宮時之體貼人情、出奔是之深明大義、即可知楊妃媚人之術、固自高人一等、而非常人所能夢想及者、閱者幸勿視爲誨淫導邪之小說也可、



3 0694 6500 7

中國人第一貴妃全傳目錄

【一】楊貴妃之出身	二至三
【二】楊貴妃之冊立	五至七
【三】楊貴妃之被召	七至一〇
【四】楊貴妃之修行	一〇至一二
【五】楊貴妃之私幸	一二至一五
【六】楊貴妃之妬忌	一五至一七
【七】楊貴妃之被黜	一七至一九
【八】楊貴妃之斷髮	一九至二一
【九】楊貴妃之復召	二一至二三
【十】楊貴妃之專寵	二三至二五
【十一】楊貴妃之齒痛	

- 〔十二〕 楊貴妃之嗜好 一五至二七
〔十三〕 楊貴妃之聰明 二七至二九
〔十四〕 楊貴妃之弄笛 二九至三一
〔十五〕 楊貴妃之要寵 三一至三三
〔十六〕 楊貴妃之癡情 三三至三五
〔十七〕 楊貴妃之避暑 三五至三七
〔十八〕 楊貴妃之快樂 三七至三九
〔十九〕 楊貴妃之淫蕩 三九至四一
〔二十〕 楊貴妃之洗兒 四一至四三
〔二十一〕 楊貴妃之歌舞 四三至四五
〔二十二〕 楊貴妃之警恐 四五至四七
〔二十三〕 楊貴妃之出奔 四七至四八
〔二十四〕 楊貴妃之末路 四八至五〇

貴妃全傳

【一】楊貴妃之出身

我國自古以來。稱爲美人者。大抵身輕若燕。腰細於柳。如飛燕麗娟。一流人物。故皆能得帝王之寵幸。傳美名於後世。蓋女子生來嬌小者。最易受人憐愛。然而天之生材。初無一定之常理。彼身體瘦弱之美人。乃天地生物之恆。而身體肥壯之美人。則爲天地生物之變。厭常而喜變者。又人之情也。於是。以肥壯著名之美人。如楊貴妃者。不得不讓其獨步千古矣。至今閭巷之賤人。閨中之婦女。語以楊貴妃。無不知爲絕世之美人。但其出身之若何。似未必人人所習知。夫欲知貴妃之歷史。必先考貴妃之出身。貴妃本楊元琰之女。名玉環。生於蜀。其初生也。元琰夫婦夢有虹。自天而下。據於牀柱上。閃爍有光。已而化爲流星。直墜於地。有聲如雷。夫妻皆驚而寤。遂生貴妃。元琰之妻不悅。欲弗舉之。因得異夢。自意必生男子。應虹霓之祥。以光大門戶。豈知不生男而生女。是以心中不快。欲溺斃之也。事爲元琰所知。固止之。且笑謂其妻曰。生男未必爲公卿。生

女豈不足爲皇后耶。及貴妃長大。諸姊妹知其事者。咸以貴人目之。楊氏姊妹無不穠
艷絕倫。而貴妃爲冠。豐容盛鬢。肌膚瑩滿如美玉。且其腠理間。時有香氣。自毛孔中噴
溢而出。氤氳如蘭麝。故又有香玉之雅號。唐開元二十年冬十二月。被冊爲壽王妃。而
元琰已前卒。先是貴妃在家時。常隨諸兄弟讀書問字。性情穎悟。經史子集。過目成誦。
惜非其所好。所最嗜者。惟詞曲一門。殫精極慮。考究音律。盡窮其妙。每製一小曲瘦詞。
輒爲閭里所傳誦。異日能以霓裳羽衣曲。蕩惑君心。導於淫靡之途者。已造端於此矣。
故余嘗謂。千古有名之美人。有貌者不必有才。而有才者必兼有貌。夫既才貌雙全。爲
天生之尤物。則雖欲其伏處鄉里。不爲禍於天下國家。不可得也。貴妃性尤巧黠。然其
待姊妹兄弟友于之情。頗篤居。恒私相誓曰。苟富貴無相忘。儼然有陳涉轂耕之氣概。
嘗讀后妃傳。至姜后脫簪進諫事。掩卷而笑曰。愚哉姜氏。不能以才色挾制男子。使之
拜倒於石榴裙下。可以惟我之所欲爲。而乃竊竊焉效道學頭巾氣。可鄙孰甚。若遇風
流之帝王。恐將不顧而唾矣。而世人不察。猶噴噴然稱道其賢。抑何可笑耶。語云。有志
者事竟成。貴妃他日之權傾當世。勢動公卿。爲雲爲雨。爲蛟爲螭。繼武韋兩后之轍。幾

覆李唐之社稷者。其機已伏於此時。詩云。相彼兩雪。先集惟霰。世人恆譏婦人女子無遠識。無大志。豈其然哉。

【二】楊貴妃之冊立

壽王者。唐明皇之幼子。武惠妃所出也。時惠妃勢傾後宮。頗有奪嫡之意。及將授室之年。遍諮臣下。欲得一才德兼備之女子爲其配。俾異日得以母儀天下而無愧。時惠妃所恃以爲腹心者。厥惟李林甫。林甫奸猾絕倫。善伺人之顏色。以逢迎之貌爲柔媚。而內實陰險。故時人有口蜜腹刀之諧。揣知明皇御宇多年。頗有倦勤之意。武惠妃思乘機以專政柄。乃詔事之以結其歡心。至是惠妃詢於林甫曰。我欲爲壽王授室。誰其可者。林甫卽舉楊氏以對。蓋貴妃之母族。因其生有異徵。久有進御以斬女寵之意。苦於無隙可入。後聞林甫貴幸。而元琰生時與之素稱莫逆。乃厚遺金帛。邀之至家。遍出諸姊妹使與林甫相見。往來既諗。親熱如家人。林甫驚責妃之艷。且知其家用意所在。因其相待情殷。亦欲得當以報。今乘惠妃垂詢。故卽以楊氏爲言。惠妃曰。楊氏諸女。余聞頗多才技。未知孰爲合選。林甫沈吟曰。宜莫如名玉環者。真國色也。惠妃喜甚。卽白之。

於明皇。明皇曰。壽王年幼。當娶助舊之女。庶諳禮法。能匡其非。彼楊氏門第孤寒。非選也。惠妃曰。不然。能貴賤人者。惟陛下耳。又何勛舊孤寒之足云。陛下以爲可。斯可耳。彼玉環朝爲壽王妃。暮卽榮光及九族矣。且壽王嘗與我言。幸生爲帝王子。娶婦必如王嬌。西子乃可。何富貴之足羨。寧得庶人家之麗妹。不願娶富貴家之醜女。我不忍逆之。今已訪之確矣。彼楊氏女乃天仙化人也。不可以舍之。明皇本好色之徒。聞天仙化人之言。不禁心怦怦動。特徵嫌楊氏門戶單薄。不肯卽予許可。惠妃恐事不諧。乃囑林甫乘間言於明皇。明皇內惑於寵妃。外欺於佞臣。遂命冊玉環爲壽王妃。楊氏得報。舉室歡欣。無不感林甫玉成之德。獨貴妃心終鬱悒。以爲今上已有忠王爲太子。壽王無儲貳之望。僅爲王妃。不足以爲榮寵也。林甫知其意。伺隙曉之。曰。壽王爲惠妃所出。惠妃之勢傾後宮。誰不知之。近方媒蘖太子之短。上意已動矣。我輩爲壽王助。何愁奪嫡之功不成。姑少安之。今日爲王子妃。異日卽爲天下母矣。又何不足於心耶。但願他日得志。後無忘我。今日推轂之力也。貴妃笑曰。苟如君言。敢不惟命。未幾。迨冰未泮。六禮迎門。楊貴妃遂離家門而歸壽邸矣。時年僅十六。明璫翠羽。艷麗如仙。嬌小名花。由幽谷

而移根上苑。洵爲無上之幸福。而彼壽王者。血氣未定。適當寡人好色之年。驟獲此絕世麗人。伴其花晨月夕。其樂爲何如耶。特貴妃素性淫蕩。壽王雖有陳平之美。而面如冠玉者。不圖虛有其表。牀第之間。不能盡如貴妃之意。異日所以甘棄故劍。以子婦而伴阿翁。然以宮庭穢史。究莫能知其詳細也。

【二】楊貴妃之被召

貴妃自歸壽邸。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享盡閨房之幸福。使其鴛鴦逐隊。鶼鶼隨行。伴壽王以終老。未始非一生之幸事。然天旣生此絕世之美人。不願其汶汶以沒世。於是家庭之間。忽起釀奪之變。而寵冠六宮之武惠妃。忽然嬰疾以卒。先是明皇聽得惠妃之言。竊慕貴妃之才色已久。然以旣爲子婦。名分攸關。且有武惠妃之事。寵勢不肯分人一杯羹。故不敢作非分之想。遂亦淡然忘之矣。及惠妃卒後。內寵乏人。角枕錦衾。恆生形影孤單之感。而春秋正盛。又不欲搜羅美女於民間。以招物議。中情鬱抑。莫可告語。以致舉動無定。喜怒失常。每當盛怒之下。輒笞中官。甚有受重傷以死者。時宦官高力士專寵。所言無不聽從。諸宦官以明皇賞罰不當。咸有恐懼之心。羣往見力士。謀挽救。

之策。力士蹙額曰。此非可以口舌爭也。若等少安無躁容徐圖之事爲外庭所聞。一日林甫被召入對。既畢而出。與力士相遇於殿門之外。語及此事。力士曰。窺上之意。特以惠妃死後。內庭無當意之人。而又不欲傍求博採。跡涉張皇。授外庭以口實。俗語有云。心病還將心藥醫。相公意中於近臣貴戚之家。曾見其人否。林甫沉思久之。躍然曰。得之矣。因耳語力士曰。主上前時。曾詢我以楊玉環之美何若。我繩其美以告。主上聞之。面有喜色。因惠妃故。故未之及也。今惠妃既薨。主上忽改常態。或者其未能忘情於此女。特以名分關係。未肯明言。諸臣又弗能逆揣其意。是以睿慮焦躁不寧。是以無幸虐待近侍。爲今之計。惟有探上之意旨。以此女進御。則若輩可以高枕而臥矣。然我輩外臣。不能言及此事。汝乘隙言之可耳。力士稱善。間數日。侍膳於寢宮。明皇食未半盤。投箸而起。喟然長歎。力士因跪進曰。語有之曰。主憂臣辱。今主上輒食興歎。臣懼戮矣。主上曷弗以心事語臣。苟可以解憂者。雖赴湯蹈火。亦所弗辭。明皇佯怒曰。奴輩何知。乃爲此喋喋。力士復進曰。今四海昇平。萬幾清暇。主上儘可及時行樂。若妙選良家女子。以充後宮。則可以解除煩悶。未知聖意如何。明皇色動微歎曰。佳人難得。正如國士無

雙。彼庸脂俗粉。豈足汚人眼目。力士起身近前。低語曰。傾城麗質。自在目前。主上豈未見之歟。明皇驚喜曰。誰乎。汝試語之。力士曰。主上亦聞楊玉環否。以言乎貌。則西子不足仿其美。以言乎才。則班姬不足比其高。況又年垂碧玉。正在豆蔻梢頭。璧月初圓之候。其人現在禁中。召而幸之外間。何從覺察。幸勿自苦。若此明皇不待其詞畢。欣然曰。彼楊氏女。非壽王之妃歟。昔日武惠妃李林甫。均譽其美麗無雙。寡人以子婦故。未便一餐其秀色。今將奈何。力士曰。主上如有意。姑遣奴輩往召之來。主上觀面之後。自定去留。若慮名分攸關。恐招物議。則臣自有策以消弭之。且彼巢刺王妃。不嘗充太宗之下陳耶。武氏天后。非太宗之才人耶。祖宗家法。自是可稽。非陛下作俑。誰得譏之。而若是之畏首畏尾乎。明皇沈吟曰。召幸事恐不可。汝且傳命召之入宮。俾朕一覩其狀貌。是否足稱美人。於願足矣。力士含笑領命。卽偕內侍數人。御青幕車往壽邸而去。

【四】楊貴妃之修行

楊貴妃青宮深處。笑語時聞。秋月春風。不嫌虛度。且壽王愛之如珍寶。凡事任其所欲。爲無敢稍拂其意。初時雖有不慊之心。至是亦稍稍祛釋。自以爲此生終老是鄉。不復

有非分之想。一日夜膳已過。與壽王並肩而坐。手弄紫玉簫。奏雲璈之曲。以相娛樂。宮中侍女雜執樂器以相和。正值笙簫送奏。賞心悅耳之時。忽守門官飛報。有旨召王妃。且齋詔者爲高將軍。未知有何事故。宜速備冠服出接。遲恐招聖怒。禍且不測。壽王大驚。謂貴妃曰。父皇何意。乃召妃而不召我。我去問高力士。果爲何事耶。一時絃管無聲。檀板止響。壽王邸中頓呈慌亂之象。惟貴妃心知其故。一時喜懼交併。默念入侍之後。幸而得寵。則可以大權在握。惟所欲爲。否則坐席未暖。秋扇先捐。長門永巷。可爲寒心。貴妃正在心中計算。而壽王已踉蹌含淚而入。孰貴妃手而泣曰。良緣鬼姤。好事多磨。方期與卿白頭相守。偕老百年。豈意禍起蕭牆。一池亂棒。打散葉底鴛鴦。萬丈洪波。摧陷愛河隄岸。三生石上未種前因。爲之奈何。語畢。頓足椎胸。號啕大哭。貴妃故作不解狀。牽其衣而問曰。力士此來。究因何事。殿下何作此態。令妾驚懼。欲死願速語。妾壽王嗚咽而言曰。刻因力士語我。父皇不知於何處聞卿美艷傾城。急欲一覩玉容。愛卿此去。永無再返之期。從此勞燕分飛。不及黃泉。不能與卿相見。能勿痛哉。貴妃聞語。雖然有心入宮。然與壽王數載夫妻。房幃間之恩情。亦自不薄。一時未能恝然。且見其傷心。

入骨。如醉如痴。勾起舊日恩情。不禁掩面嬌啼。是時室中哭聲鼎沸。徹於戶外。力士等候已久。入內相勸曰。聖上因一時起興。召王妃一見之後。或者卽放回宮。亦未可知。此時未便久延。余來時。聖上在宮中立候。若怠慢旨意。惹起聖怒。福禍未可逆料。請王妃速行。貴妃夫婦只是哭泣。不肯應命。力士焦灼萬分。頻頻催促。正在難解難分之際。而李林甫與楊氏家屬已經得信。飛奔而來。共同諫勸。貴妃漸漸收淚。力士請其易衣整妝。姊妹等七手八腳。半哄半騙。替貴妃梳完雲髻。換上朝衣。寶氣珠光。耀人眼簾。妝束已竟。貴妃與衆人一一握手。壽王已哭暈在地。宮女扶入牀中。力士便命隨來內侍扶貴妃上車。風馳電掣。趕入宮中。途中屢有內侍銜命相催。金蓮寶炬連屬於道。貴妃與至親相別。心中不免悲傷。在車中哭泣不止。內侍以碧玉盃盛其唾。唾入壺中。轉瞬之間。便成血色。光影猩紅如琥珀一般。莫不稱異。須臾已至內宮。明皇於燈燭光中。見此絕世美人。不覺筋酥骨軟。貴妃朝見已畢。賜坐於旁。明皇近前相覩。恨不能立刻携入帳中。效鴛鴦之戲水。惟以翁婦名分。有愧於心。沉吟不決。力士乃近前密奏。使貴妃具表呈請願入宮爲女道士。一面別爲壽王擇配。俟冊過壽王妃後。再納貴妃。庶足以塞

外人之口。萬全之計。無逾於此。明皇大喜。稱善。命力士傳諭貴妃。依計行事。自是千嬌百媚之壽王妃。一轉瞬間。遂爲帶髮修行之女道士矣。

【五】楊貴妃之私幸

天寶四年秋七月。冊韋氏爲壽王妃。其時前妃楊氏果何往乎。在明皇爲色所迷。深信力士之言。爲此掩耳盜鈴之計。然俗謬有之曰。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天下人之耳目。豈能以一手掩盡。自貴妃入宮爲女道士後。朝野上下。沸沸揚揚。咸知明皇私納子婦。街談巷議。漸漸傳入明皇耳中。亦覺撫心內疚。惟勢成騎虎。欲罷不能。況且明皇自見貴妃之後。神魂飄蕩。夢寐不寧。如何忍耐得住。貴妃住在瑤華宮。其地本爲宮中嬪御。年老退閑。修真靜養之所。明皇乃以談道爲名。日往瑤華宮中。與貴妃相見。旬日以後。兩情融洽。達於肺點。在明皇意中。自念貴爲天子。六宮佳麗。多至數千人。而曾無一人可與貴妃相彷彿。暮年得此。足可娛情。此鄉終老。不復願求武帝之白雲鄉矣。在貴妃意中。以爲未入宮時。知明皇之年已過半百。度其人必老態龍鍾。令人生厭。今乃玉面殊唇。恍若風流年少。而且知情識趣。態度溫柔。較之少年人。尤爲過之。遠非壽王所

能及。不禁私心竊幸。喜出望外。每逢明皇來時。放出迷魂手段。用盡狐媚心思。偶爾淺笑輕顰。嬌羞如處女。偶爾佯嗔薄怒。媚慧若天人。雖則明皇曾經滄海。老於看花。至此亦不免顛顛倒倒。惝恍迷離。每一見面。賞賚無算。凡金銀珠寶珍奇瑰異之物。但可以買貴妃之歡心者。無不羅而致之一。日明皇退朝之後。卽往瑤華宮。與貴妃飲酒取樂。互相酬醉。親愛逾恒。在明皇自知年事已高。不肯遽露急色之相。心中雖奇癢難熬。表面上乃不得不矯爲持重。在貴妃則以爲男女之情。當男子先發。明皇不來親近。自無移船泊岸之理。心中雖如此設想。然而正在青春一腔情慾。如火如荼。伴此萬種風流之帝王。不能眞箇銷魂。豈非恨事。初猶極力忍耐。漸覺不克自持。是日瀟飲微醉。乃離座而起。奏曰。臣妾幼時在家。頗善音律。今蒙陛下垂愛。難報涓滴之恩。願奏玉笛。以侑一觴。未知聖意如何。明皇聞奏大悅。急命取于闐國所獻之玉笛來。須臾。內侍取至。玉色潤而有光。以手撫之。微覺有暖氣。蓋此笛爲暖玉所製。冬日吹之一室。盡溫。無價之奇寶也。貴妃按拍倚聲。輕吹一曲。笛聲嘹亮。響遏行雲。明皇大喜。賞賚無算。罷酒之後。沉醉不能舉步。乃傳旨。今夜卽宿於此間。命貴妃侍寢。明皇心愛貴妃。已非一日。至此

方克如願。其樂自不待言。及至同牀共衾。覺貴妃體質肥壯。滑澤如美玉。溫軟如吳綿。西廂記所謂軟玉溫香抱滿懷者。庶幾足以狀之。此時此際。雖劉阮之入天台。不足比其萬一。老夫少女。惟恨相逢之晚而已。

六

楊貴妃之妬忌

貴妃素性刁猾無比。知帝王之行事。異於常人。若不於恩愛之時。以術要結君心。則一旦色衰。恐致秋扇見捐。乃於明皇初次私幸之時。乘其意興顛狂。願爲情死之際。涕泣而言曰。臣妾無狀。以敗柳殘花。得邀聖上恩眷。死且不朽。然願得一物。以爲信。異日色衰寵替。亦可持此左券。挽留已去之餘恩。惟聖上垂憐而許之。明皇聞語。不勝憐惜。急以鉢合一事。金釵一對。擘分其半。以賜貴妃。且親以羅巾爲之拭淚。慰之曰。朕得愛卿。視彼六宮粉黛。皆如糞土。惟自恨遇卿已晚。縱朝夕爲歡。猶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之歎。寧有秋扇見捐之事。愛卿切勿過慮。有傷玉體。今以此二物爲信。贈與愛卿。倘異日朕有負情之處。天神共鑒。社稷不永。卿信之否。貴妃急收淚。於衾中叩首而謝曰。得陛下如此鍾情。臣妾千秋萬載。戴德無窮矣。鴛鴦被底。春色初濃。翡翠衾中。雞聲罷唱。這

至夢回巫峽。早已日上三竿。力士情知明皇今日必不視朝。卽傳旨外庭。命百官散歸府第。明皇自此留連瑤華宮中。不出宮門者三日。賴力士婉言進勸。至第四日。不得已而視朝。在明皇不過虛行故事。便欲還宮。孰知事出意外。適西北邊有緊急軍情。守臣遣使來朝。請示機宜。於前日來京已經等候兩日。今日勢難再延。明皇聞信。只得集宰相百官於殿中。共議戰守之策。衆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直至三四時之久。急得明皇心頭火起。叱退羣臣。獨留李林甫使其草詔。命安祿山兼領三鎮節度使。以禦契丹。草詔完畢。已是黃昏將近。因於便殿進膳。與林甫共食。此時獨苦了楊貴妃。在瑤華宮中。靚妝艷服。靜坐薰香。默默守候。左一望。右一望。兩眼幾乎望穿。終不見車駕到來。因思明皇與己三夜恩情。萬般旖旎。諒不至遽捐秋扇。駕幸別宮。乃問房中伏侍之老宮娥道。武妃薨後。聖上最寵幸者何人。宮娥答道。萬歲對於武惠妃。不但愛而且是懼。近年所最喜愛者。乃是梅妃娘娘。但梅娘娘生性孤潔。牀第之事。不甚講究。是以萬歲爺雖愛其美貌。却厭其腐氣。偶爾到其宮中。無非是飲酒賦詩。彈棋擊鉢。作種種清雅之消遣。萬歲爺因呼之爲女才子云。貴妃又問梅娘娘之面貌。究竟如何美麗。宮女道。梅

娘娘之美麗。非言語所能形容。大約與娘娘彷彿。惟娘娘之美。美在肥艷。而梅娘娘之美。美在清秀。正是子雲相如異曲同工。秋菊春蘭。各極其妙。難以强分軒輊耳。貴妃聞言。默然不語。想宮中既有此絕世美人。深悔應召進宮。多此一舉。數日來競嬌奪寵之意。恐一旦盡付流水。此時聖駕不至。諒必已赴梅妃宮中。暢敍舊情。自己雖邀寵幸。祇以未正名位。猶之宮中棄婦。不稂不莠。未知如何結局。言念及此。悲從中來。倒在牀上。嚶嚶啜泣。宮女不知其故。羣至床前勸慰。貴妃只是不應。及夜膳送進。亦不肯食。弄得衆宮女不知頭緒。羣相驚駭。立在床邊。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報聖駕到來。衆宮女連忙出接。明皇不見貴妃。卽問娘娘何在。豈玉體不適歟。衆宮女不敢多言。只說娘娘微覺頭暈。睡在床上。聖駕來時。奴婢等未敢去驚動。今聖上可自往看視。明皇以爲實情。反悔連宵疲乏太甚。以致玉體違和。心中頗有無限憐惜之意。急移步至床前。倒身與貴妃並臥。問其有何痛苦。貴妃不應。問之再三。始哽咽而言曰。陛下自有意中人。何必裝此假意。俯視臣妾。明皇至此方知。因自己進宮過遲之故。令其因疑生妒。不覺轉憂爲喜。乃携手附耳細訴衷情。誓此生不再與他人共寢。愛卿切勿多疑。囁嚅唧唧。無

限深。情貴妃方纔回嗔作喜。整衣起坐。設席共飲。盡歡而罷。語云。女無美惡。入宮見嫉。貴妃乍邀恩幸。他人未嘗嫉妒。彼乃先發制人。拈酸吃醋。此真深通兵法者也。迷戀如明皇。果然入其彀中。事事將順。他日之倚嬌恃寵。無所不爲。皆明皇縱容所致。而梅妃之衡冤地下。埋玉宮中。其機已伏於此矣。

【七】楊貴妃之被黜

明皇自幸楊貴妃之後。宮中舊人視如糞土。灑遍鹽汗竹葉。終不能邀羊車玉輦之臨。白樂天詩所謂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卽指此時而言。而嬪妃之中。梅妃夙爲明皇所寵愛。雖因梅妃不好淫慾之故。不能與明皇十分膠漆。然往來却有親密。梅妃住在西宮。明皇從未間過三日。車駕不幸之理。今乃半月以來。未與梅妃晤面。梅妃雖不如貴妃之妬恨在心。然而爭嬌奪寵爲女子之常情。梅妃久不見明皇駕到。當卽詢問內侍宮女。萬歲連日不來。究因何故。內侍宮女卽將貴妃之事。詳細稟知。梅妃忽然憶及去歲元旦。衆命婦來宮朝賀。共羨壽王妃之美艷。是日因抱恙而未來者。莫不自恨無福。不得一覲天上神仙。其美可想而知。聖上素性風流。嘗恨自己不解風情。

與泥美人無異。以是不能十分投契。今楊玉環以新進之人。能迷戀主上。三日不出宮門。想其狐媚手段。必與倡伎無異。我何不自至瑤華。一覘其人。究竟若何美麗。而能使主上甘冒不韙之名。思念既定。推開明鏡。整容梳妝。自顧鏡中玉影。不禁低聲歎氣道。江采蘋。江采蘋。觀爾姿容。不減曩年。半度只恐秋風未起。執扇先捐。難逃薄命紅顏之慣例耳。感慨一回。引着宮女二人。逕望瑤華宮來。及到宮中。知明皇果然在此。亟趨前朝拜笑曰。臣妾不知聖駕在此。有礙陛下清興。臣妾聞陛下新得美人。尙未叩賀。乞陛下恕罪。是時明皇羞惡之心。尙未全泯。忸怩而答曰。朕因政事叢脞。數日未至卿處。卿嬌不嫌寂寢否。至於新納美人。本係宮中女冠。當喚來叩見皇妃。回轉頭去。不見貴妃。卽命內侍傳喚。貴妃聞梅妃入宮。先已躲至房中。今聞傳喚。始移步出房。明皇命叩見梅妃。貴妃心中正在妬忌梅妃。今乃欲其叩頭屈膝。實所不甘。明皇宣諭三次。貴妃只是不動。梅妃笑曰。我輩都叨主上恩寵。何必拘拘俗禮。請以妹妹相見可也。貴妃聞言。然後上前相見。稱梅妃爲姊姊。梅妃以妹妹呼之。明皇見貴妃倔強。心中甚爲惱怒。且爲礙顏面。恐梅妃日後嬾笑。因厲聲曰。玉環何敢不遵朕命。不以禮見皇妃。宮中禮法。

之。地豈容婢子驕肆。在明皇不過虛張聲勢。薄責數言。欲使貴妃謝罪。便爾干休。不意貴妃恃寵倚愛。竟至出言挺撞。明皇一時忿怒。傳旨高力士速送玉環還楊氏家門。自與梅妃携手向西宮而去。正是君王之喜怒難猜。情海之波濤莫測。貴妃不料明皇大發雷霆。勢成決裂。一時挽回無術。祇得含淚而歸。

【八】楊貴妃之斷髮

楊氏兄弟姊妹。自貴妃入宮之後。以爲門楣光大。指日可待。莫不額手稱慶。歡欣無極。忽聞高力士同着小內侍數人。駕車送貴妃回來。衆人大吃一驚。正如晴天之下。驟聞霹靂一聲。令人心爲之寒。胆爲之破。相見之後。一家上下。抱頭痛哭。楊鋏。楊鑄。楊釗等。更覺驚惶無措。恐聖上且有後命。禍將不測。衆問貴妃。何以不知謹慎。觸怒聖躬。致有此變。貴妃亦只飲泣。不發一言。楊氏衆兄弟。無可如何。因圍着高力士。問道。我妹未習宮中儀注。不能仰體聖恩。犯上之罪。萬死莫贖。惟究竟爲着何事。公公必知其詳。不知尙能挽救否。倘公公得賜周旋。令我妹復覩天日。楊氏一門。感恩無地。均當效結草銜環之報。力士明知明皇之斥逐貴妃。不過因一時之怒。不久必將復召。乃將與梅妃負

氣情形。細細訴知。且曰。萬歲爺本係多情種子。平時寵幸娘娘。可謂恩愛備至。娘娘苟能先意承旨。何患名位不如江妃。但不合與萬歲爺鬱氣。致萬歲爺面顏有關。乃爲此煮鶴焚琴之舉。爲今之計。汝等勸娘娘平心靜氣。以後勿過爲此嬌憨狀態。待我覩萬歲爺悶恨之時。勸其復召娘娘。此時娘娘在家務使善自排遣。切勿憂鬱成疾。至囑至囑。楊氏兄弟。唯唯應命。力士回宮。於明皇退朝後。上前覆旨。明皇急問貴妃可有怨言。力士奏道。楊娘娘回家。惟有自怨自艾。恨自己一時無狀。開罪聖上。即使一死。亦不能報陛下相愛之情。於萬一。楊氏合家男女。無不感激聖恩。絕無片言半語怨及皇上。奴才不敢不以實對。明皇聞言。沉思有頃。命力士將禁中新鮮果品裝滿一紫金盤。往賁貴妃看。其若何情形。回來覆旨。力士領命。卽往楊氏家中。宣貴妃接旨。貴妃伏地奏曰。臣妾無狀。死不足惜。乃蒙聖上放歸。不加誅戮。實出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今又不棄罪人。重以珍異果品見賜。令臣妾愈增罪戾。望公公善爲稟達。因起身謂力士曰。勞公公少待。賤妾有物寄呈聖上。敢乞公公代爲携去。力士許諾。貴妃入閨良久。姍姍而出。以白羅帕包裹一物。付與力士。力士辭去。俟覆旨畢。乃將包裹呈上。明皇追念前情。不勝

傷感。取巾展視。內藏香雲一縷。餘香猶在。沁入鼻觀。明皇此際。不禁如醉如癡。將髮籠於袖內。逕往寢宮。倚床假寐。將貴妃寄來之髮。再三玩弄。兩行情淚。緣頰而下。因念貴妃用剪斷髮時。不知傷痛。至於何地。朕一時鹵莽。斥逐回家。使之無顏人世。致有此舉。惟是絕世佳人。何可再得。今則覆水難收。悔之奚及。輾轉思維。徹夜不寐。至明日竟因體倦。不克視朝。宮中知其事者。莫不謂皇帝之病。爲貴妃而起。於是復召之機動矣。

【九】 楊貴妃之復召

貴妃出宮。不過旬日。明皇竟相思成疾。喜怒無常。似失心之狀。夜間不復往嬪御宮中。梅妃處亦從此絕跡。待至黃昏。人靜。輒取貴妃之髮。低喚愛卿數聲。然後置髮於懷中。而臥。恩愛之情。可謂至矣。至於楊氏家中。宮人之奉旨宣賜食物及衣裳珍寶者。往來絡繹不絕於途。貴妃每對使者。輒多自怨之辭。絕無負氣之語。而楊氏家人。又以重賂遺宮人。宮人覆旨既畢。爲貴妃添出許多謳詞。不說楊娘娘面容消瘦。卽說楊娘娘哭泣不止。語語動心。言言入耳。俾英明神武之唐明皇。坐立不安。茶飯少進。眞如西廂記所云。這些時坐又不安。立又不穩。登臨又不快。閑行又困。鎮日價精思睡昏。明皇當

時情形。有過之而無不及。每逢無聊之極。便借端生事。笞責宦官宮人。以消胸中鬱怒之氣。力士冷眼窺清。知進言之時機已至。因乘間奏曰。楊娘娘卽忤聖旨。陛下何惜宮中一席地。而乃遣之回家。使外人咸譏陛下爲薄倅郎也。且奴才竊見聖上自楊娘娘出宮後。寢不安食。不飽。聖容消瘦。許多。何弗復召入宮。使之侍奉左右。竊料楊娘娘經此一番挫折。自不敢再有嫉妬無禮之舉。動願納奴才之言。勿使楊娘娘在家日久。至於憂思成疾。明皇聞奏。躊躇有頃。始命力士以金蓮燭導貴妃自西華門入。於便殿見駕。貴妃見明皇。惟有涕泣謝過。無一語及前事。明皇反覺愧赧。多方勸慰。深自引咎。且謂近侍曰。速以酒來。待朕自奉娘娘一杯。聊爲娘娘洗塵。筵開玳瑁酒泛葡萄。一席之間。消盡相思萬斛。在明皇以爲前時處置過嚴。有悔過聯歡之意。在貴妃以爲君恩深重。有粉身碎骨藉酬帝主之心。從此如膠如漆。如鯉如鰐。雖地老天荒。不願有分離之日。明皇真可謂溫柔之主也。然貴妃之恣肆。此後乃日甚一日。迨明皇以不得。從。甚矣。女色之惑人。縱英雄豪傑。亦無能以快刀并剪。斬斷蘿絲。以項羽之喑嗚叱咤。而臨死之際。獨戀戀於虞姬。以漢高之殘忍刻薄。而羽翼以成。難恝然於戚氏。況

如素性風流。不能一日無美人作伴之唐明皇哉。宜其低首下心。拜倒於石榴裙下。不肯受薄倖之名。雖至破國亡家。而亦無所顧恤也。

【十】楊貴妃之專寵

合歡酒罷。安息香濃。明皇與貴妃二人。春情洋溢。携手入宮。相將就寢。入衾以後。明皇於懷中取出貴妃所獻之髮。令其收藏。且笑謂之曰。愛卿髮黑如漆。光可鑑人。應不讓張麗華。專美於前。而況髮中含有一股異香。枕上乍聞。令天下男子靡不甘爲情死。魄醉魂銷。不識愛卿何忍下此毒手乎。朕日覩此髮。心痛萬分。貴妃俯首謝過。因泣曰。臣妾觸犯天顏。自分必遭捐棄。恐一旦溢先朝露。無以仰報聖恩。適蒙聖主逾格鴻恩。復遣力士以果物見賜。銜恩戴德。枯骨重溫。思欲有以答陛下眷念之恩情。且此身已爲陛下所有。身外之物。何莫非陛下所賜。無可進獻。惟此髮膚。受之父母。膚不可以割而獻。且毀傷肢體。又恐傷陛下之心。故剪一束之青絲。聊效野人之芹獻。藉表寸心。又可使陛下覩物思人。區區之忱。惟在此耳。兩人唧唧噭噭。直談到東方發白。方纔沈沈睡去。自此明皇溺情聲色。一月之中。常有十餘日不出視朝。宰相李林甫。原與楊氏休戚

相關。今見貴妃得以寵擅專房。林甫之目的可達。且利其迷惑君主。不常視朝。可以獨專政柄。惟念貴妃雖然得寵。却還未正名號。既欲結他爲內助。不可不爲之設法。一日因軍事進見。商議已畢。林甫忽然起坐。近前一步。跪奏道。臣聞陛下新得寵妃。未知曾加尊號否。明皇沈吟半晌。令林甫起立。笑答曰。事誠有之。朕本欲加封爲妃。無如實際上有些毫礙。故遲遲尚未舉行。卿既知此事顛末。請爲朕一決之。林甫毅然答曰。此係陛下家事。外臣何敢預聞。又悄語曰。陛下得無以楊氏女爲壽王妃。故有所嫌忌乎。今壽王已別冊韋氏爲王妃。楊氏女久爲女道士。外人已淡然忘之。陛下何疑忌之有。而爲此畏首畏尾之舉乎。於是明皇之意乃决。即日下詔。冊封楊玉環爲貴妃。一切儀注皆如王后。賜金步搖鳳尾扇。告廟謁祖。羣臣皆上表稱賀。貴妃此時之位望凌駕韋妃之上。私心喜悅。不言可喻。明皇因貴妃之故。推恩母族。贈其父元琰爲兵部尚書。以從兄鋗爲殿中少監。鍇爲都尉。二姊皆封夫人。賜第京師。楊氏聲勢赫奕。一時貴戚。無敢與比。貴妃之從堂兄釗。不學無行。自蜀來京師。諸妹引之見主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後改名國忠。國忠本張易之之子。易之伏誅。國忠隨母贖罪。改嫁楊氏。遂冒

姓楊故虢國秦國二夫人與國忠名爲姊妹行。其實非同姓。內外勾通一氣。貴幸無比。其勢反駕鋤鏘二人之上。貴妃既受封號。愈加恣肆。以術箝制明皇。後宮無復進御者。後知己之得正名位。皆出林甫奏對之言。感恩無既。乃於明皇前盛譽林甫。稱其公忠體國。可委以政柄。明皇對於貴妃一如武惠妃當日。因愛生畏。事事聽其指揮。無敢稍拂其意。於是貴妃勢傾中外。時人爲之語曰。生男勿歡喜。生女可爲門楣光。當時氣焰之盛。可想而知也。

〔十二〕

楊貴妃之齒痛

楊貴妃自幼至長。身體壯實。從無絲毫蘚疥之疾。惟體既肥胖。最畏炎熱。一交夏令。卽香汗浸溼羅衣。污瀆加以明皇自知年老。床第之間。恐不愜貴妃意。乃命方士多進媚藥。有時貴妃亦服之。媚藥性多熱毒。貴妃於是時患齒痛。每當疾作。支顫默坐。蹙額顰眉。令人見之。不勝憐惜。明皇屢敕太醫進藥調治。卒無效驗。乃問羣臣。醫齒之法。苟能使貴妃止痛。不吝重賞。時有御史吉溫奏言。臣同里有富室朱氏。藏有玉魚一事。係于閩國所產。其物清涼徹骨。夏日盛暑之際。含玉魚於口中。卽覺遍體清涼。止渴祛煩。且

有一種奇妙之處。如患齒痛者。以此魚熨貼患處。即可止其疼痛。臣在家時。曾於親戚家。目覩此物。故知其功用甚詳。今楊娘娘既患齒痛。曷弗遣使就朱氏求玉魚。無須別尋妙藥也。明皇聞奏大喜。即遣中使乘御廄八百里駿馬。至朱氏取玉魚。甫及三日。卽回京覆命。明皇適坐早朝中。使當庭陳獻玉魚。明皇視之。表裏瑩澈。鱗鬚如生。確係珍貴之物。心中大悅。急欲一試其功效。卽傳旨散朝。逕往貴妃宮中。時貴妃齒痛方劇。明皇戒內侍勿得通報。致勞貴妃接駕。愈增痛苦。停輦內宮門口。悄然而入。時值五月下旬。天氣酷熱。迴廊之下。有宮女三四人。坐於石欄干旁。明皇毫不聲張。移步入內。見貴妃衣紅綃衣。穿綠紗褲。坐於沉香椅上。側身靠着花梨桌。以手支頤。露出玉臂半截。潔白如霜雪。雙眉鎖合。蹙損春山。另有一種嬌媚神情。令人難畫難描。明皇入室。貴妃方纔知覺。欲起身迎接。明皇緊行一步。以手接其香肩。笑曰。朕與妃子恩則夫妻。情猶兄妹。何必拘拘於俗禮。朕因妃子齒痛復發。百藥難療。中心焦灼。莫可名狀。前日聞吉御史言。知有玉魚可治。今已求得。妃子試含於口內。是否有效。貴妃謝恩既畢。乃取玉魚在手。略一審視。急納諸口內。含於患處。俄頃之間。覺清涼之氣。直達肺腑。肌膚上之香。

汙。霎時收盡。陡覺涼快無比。津液汨汨。自丹田透出。十分齒痛。已去其七芳。心大悅。明皇見玉魚有效。不禁狂喜。急攬貴妃於懷。笑慰之曰。恨不能早聞吉御史之言。致使妃子多受幾日痛苦。心實不安。貴妃笑道。玉魚真是寶物。初含之時。尚有些微疼痛。今竟絲毫不覺。使臣妾如釋重負。皆出自陛下之賜。而吉御史之功。亦不可沒也。明皇稱善。卽傳旨賜吉溫黃金二十斤。以酬其功。併賜朱氏粟三千石。帛三千匹。蔭其一子爲千戶。以爲玉魚代價。此事一傳。朝野上下。莫不引爲美談。後人所作楊妃齒痛圖。卽狀當日之情形也。

【十二】楊貴妃之嗜好

貴妃隨其父元琰宦蜀中時。酷嗜生荔枝。入宮以後。明皇嘗詔蜀中守臣。以時進奉。某歲四月中。曾一度進獻。明皇得之大喜。試啖一顆。覺其味不甚甘美。且有酸味。私念貴妃何取於荔枝。而常津津樂道。視爲奇珍異品。豈貴妃之嗜好。與人異趣歟。退朝之後。使內侍捧着金盤。盤中滿貯荔枝。逕往貴妃宮中而來。貴妃聞報。急趨出迎接。二人携手而入。至內宮坐定。明皇含笑向貴妃道。今日覓得異寶。當令妃子一嘗異味。因顧謂

隨來內侍將金盤獻上。明皇親自揭開盤蓋，只見盤中滿盛連枝帶葉之荔枝，約百餘顆。貴妃見之大喜，即取一顆剝食之，不覺攢眉半晌。明皇異之問道：「妃子嗜食荔枝，至形諸夢寐，徵之詩歌，今既得而食之，乃面有不豫之色，何也？」貴妃啓奏道：「蜀中荔枝種類甚多，最上者爲陳家紫，練家紫，次者爲江家綠，其下名目繁多。一時不能備述。臣妾隨臣父宦蜀時，臣父子諸姊妹中，最愛臣妾，知臣妾喜食荔枝，不惜重資多方購買，聞有佳種，恒於隔年先付定錢。故臣妾所食者，雖不可得上品，猶不失爲中品。今茲獻來之荔枝，作長圓形，色淡而多刺，蜀人呼之爲虎刺，係荔枝中之最劣者，無怪其味酸澁，不堪下咽也。且荔枝之爲物，最忌陳宿。凡自樹上初摘而下者，其中之液質豐滿，吸入口中，滿口甘芳，齒牙清冽，如飲仙露瓊漿。若隔一二日，則荔枝之液漸乾，甜味亦漸減，五日以外，則毫無香韻矣。今妾食此荔枝，辨別其味，大約離樹已有十餘日之多，是以荔枝之真味全失，猶不如龍眼也。明皇聞言歎服，笑曰：「妃子辨物之工，至於如此，可謂冰雪聰明，體物淩亮者矣。」自後置驛接站，指名索貢可也。貴妃稱謝再三，明日視朝，命兵部設置驛站，揀選駿馬專遞荔枝，限五日以內到京。有失期者，以貽誤軍機論。若吏

民有阻障損害等情。以毀傷禁物論。此旨一頒。而閩蜀間乃騷擾無寧歲。夫貴妃以一物之嗜好。而勞民傷財。乃至於此。其召亂也有由來矣。當時杜牧有詩咏之曰。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諷刺之意在於言外。若使貴妃生當今日。鐵路四通。瞬息千里。亦安有如是之騷擾哉。言之可爲一歎。

【上三】楊貴妃之聰明

貴妃之姊一人。妹一人。皆封國夫人。三人中惟虢國夫人最爲妖冶。且又早寡。明皇欲爲之擇壻。歷舉朝臣中之門第高貴而青年貌美者。以詢虢國夫人。但得其點頭應許。卽爲之圖成好事。虢國只是笑而不答。明皇不能猜度其意。久之恍然有悟。撫掌笑曰。小姨殆以嫁得丈夫。便有拘束。不如任意逍遙。較爲舒服歟。虢國含羞低首。旣而媚目流波。向明皇嫣然一笑。明皇雖則曾經滄海。而對此絕世麗人。眉目傳情。亦不禁魂銷魄蕩。惟礙於貴妃在側。未能真個銷魂。彼此二人。眠思夢想。思欲一快其情慾。而終無機會可得。貴妃是聰明人。早已看出二人之行徑。若在他人。未免打翻醋甕。祇以虢國與己有連枝同氣之情。不得不暫且含忍。惟有暗中留意。事事隄防。不使虢國得嘗禁。

鬢而已。虢國亦知其意。心中不免怨恨。然未便形諸辭色。於是宮中亦不常往來。恐遭貴妃之白眼。自在外邊招蜂惹蝶。居恆裝束得十分艷麗。以引誘京師中之富家子弟。當時富貴之家青年美貌男子。往往有無故失踪者。究其去處。大都藏於虢國秦國府中。衆人翕口結舌。不敢聲張。懼招大禍。虢國夫人雖素性不喜濃妝。而蛾眉淡掃。蟬鬢輕梳。果然萬種風流。不愧美人本色。杜牧曾有詩咏之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其風流放誕之狀。至今猶可想見焉。明皇垂涎虢國已久。苦於無隙可乘。一日適逢上巳良辰。湔裙令節。明皇與貴妃及諸貴戚車龍馬水。望曲江而來。一路上香風微送。羅綺繽紛。引得舉國人士。如醉如狂。杜甫之麗人行。即咏此事。明皇至行宮中。與貴妃及虢國秦國等歡然暢飲。履舄交錯。脂粉香濃。左顧右盼。速興遙飛。酒酣之際。明皇屢以目視虢國。虢國心領神會。亦時時報以秋波。二人心房中。均覺笑突跳動。面上又陣陣發熱。適逢其會。貴妃忽然觸動遊興。要往行宮外閑眺一回。問二夫人願意同往否。明皇急以目止。虢國。虢國會意。託言更衣。請貴妃與秦國先去。二人去後。明皇即携虢國之手。逕入帳中了。却相思嬖嬪。二人正在

巫峽春濃之際。貴妃忽然想起此事。急忙回到行宮。只見杯盤狼藉。人影全無。詢問宮人。宮人不敢隱瞞。悄悄稟知其事。貴妃大怒。遽自起身。先回禁中而去。及至明皇興盡。與虢國携手出外。宮女稟知娘娘已經先回禁中。明皇大驚。虢國亦懷慚無地。及明皇回宮以後。不知賠了許多小心。換得貴妃無數眼淚。方將此事不提。嗟乎。明皇當垂暮之年。既得豔妃。又欲沾花惹草。豈非自尋煩惱乎。

【十四】楊貴妃之弄笛

貴妃對於明皇。提防極嚴。不許與他人有所沾染。後宮嬪妃。無慮數千。大都終歲未沐恩寵。明皇素性風騷。乃與小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豈知貴妃對於家中姊妹。他事無不竭力衛顧。惟於床第間事。絲毫不能寬假。豈意天道好還。報應昭彰。明皇私通貴妃姊妹。貴妃亦引誘明皇兄弟。一往一來。報施不爽。天之懲戒。淫人不亦公且明歟。古語有云。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婦。雖然語近迷信。却可爲好色喜淫者之龜鑑。明皇自得貴妃之後。雖則形影不離。非常親愛。然且得寵望獨。伺隙偷閑。好爲此偷雞摸狗之事。何況貴妃正在盛年。與明皇相差有二十餘歲。對此垂老之翁。何怪心中不快。明皇於

兄弟之間。素稱友愛。嘗建花萼樓爲長枕大被。與諸王同寢處。每值閑暇無事之時。輒召諸王入禁中。相與飲酒作樂。貴妃毫不迴避。與諸王由漸而熟。語云不見可欲。則心不亂。貴妃日與諸王相見。語言調笑。一無顧忌。後竟鍾情一人。蓋諸王中惟寧王年紀最輕。容貌又最美。且素有好色之名。憐香惜玉。本具專長。每當花晨月夕。置酒酣飲之際。貴妃與寧王眉目傳情。已非一日。諸王雖看透二人之行徑。誰願來管此閑事。惟把一個瀉情聲色之唐明皇。蒙蔽在內。一日明皇又與諸王飲宴。半酣之際。明皇自擊羯鼓。諸王各執樂器。或絲或竹。以相娛樂。貴妃默坐於傍。傾耳聽。暗中却時時以媚眼斜睨寧王。寧王此時心醉神迷。以致口中所吹之玉笛。不成腔調。明皇不知底細。罰寧王三巨觥。寧王自覺虛心。託言疾作。置笛不吹。貴妃一眼瞥見寧王之笛。與明皇賜己者。如出一手所製。因心愛寧王。兼愛其笛。不知不覺之間。頓忘形跡。卽手取寧王之笛。吹出一曲。諸王皆贊貴妃之清音雅調。非他人所能及。歡然細聆。獨明皇心中頗覺不適。因貴妃所吹之笛。寧王方纔吹過。口液猶存。貴妃竟毫不避忌。而且平日之間。貴妃與寧王之情形。明皇雖然不知。究亦耳目所聞。此時不覺天威赫赫。大發雷霆。卽令傳。

旨散席。席散後。明皇略將貴妃申斥數語。豈知貴妃不但不肯引過。而且反唇相譏。對明皇道。臣妾無狀。一時不合技癢。吹弄寧王之笛。然較他人之肌膚相親者。自謂未失體統。不識陛下以爲何如。明皇聞言。默然無語。蓋因前年明皇宴諸王時。梅妃侍宴。寧王曾於暗中踐梅妃之足。脫其履上之明珠一顆。故貴妃借此相譏耳。

【十五】楊貴妃之要寵

貴妃入宮以來。明皇不在其宮中之時。曾無幾日。可謂悵心滿意。一洗千古來紅顏薄命之嘗恨矣。然貴妃心中終有不足之處。其故何也。蓋貴妃自與梅妃相見之後。覺其容貌不在己下。雖則明皇不復寵幸。然而不可不加意提防。果也不出貴妃所料。閑時未久。宮中忽演出爭風吃醋之事。蓋因明皇與貴妃相處多日。漸覺其悍妬難親。且床第之間。疲於奔命。亦有退避三舍之意。一日退朝之後。明皇獨坐便殿。忽然憶及梅妃。私念梅妃才貌不亞於貴妃。平日因其不善逢迎。遂致棄置東樓。多時未往寵幸。撫躬自問。未免不情。不知梅妃心中亦怨及朕否。再三思維。念舊之心油然而起。因遣內侍賜梅妃珍珠一斛。梅妃不受。賦詩辭謝。有長門自是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之句。明

皇十分感動。是日不至貴妃宮中。於便殿延佇至晚。使高力士以車迎梅妃至絮閣中。兩人暢談舊事。重續新歡。倒鳳顛鸞。笑啼都有。此夕恩情之濃厚。真難以言語形容。語云久別勝新婚。其明皇此夜之謂乎。此夜之貴妃果何如者。當日午飯之後。貴妃薰香易服。專候聖駕來臨。共同取樂。乃候至夕陽西墜。倦鳥飛還。依然杳無聲息。不覺陡生疑慮。因使宮娥至外面探聽。回來覆命。萬歲爺因政務繁縝。至今尚在前殿。言猶未畢。忽內侍傳旨。萬歲爺因聖躬微覺不適。今夕歇息絮閣中。不復進宮。囑宮人等早關宮門。不必守候。傳旨已畢。飛奔而去。貴妃焉能相信。因思明皇從來不能一夕離婦人。今夕豈有獨宿之理。其爲飾詞無疑。竟夕籌思。不能成寐。至天明時。宮娥念奴自外而入密奏道。奴婢聞萬歲爺昨夕遣人召梅娘娘至絮閣侍寢。如今還未起身。貴妃大怒。率領宮女內監。逕往絮閣。適高力士遠遠望見。急忙至閣中喚醒明皇。告以楊娘娘已至。明皇既愧且忿。手足無措。幸而高力士忽生急智。打破複壁。送梅妃回東樓去。貴妃已經昂然而入。一面怨聲連連。一面飭人搜查。乃於枕畔搜得金簪一事。榻下搜出鳳鳥一隻。仔細辨認。知是梅妃之物。明皇無可抵賴。祇得裝聾做啞。不作一聲。貴妃吵鬧良。

久繼以哭泣。明皇無可奈何。再三謝罪。高力士亦向前力勸。貴妃趁勢收蓬。乃向明皇要挾。今後無論有疾無疾。須至宮中歇宿。梅妃當即刻貶入冷宮。削其位號。明皇懾於獅威。一一如命。貴妃方纔回嗔作喜。不復爭鬧。觀於此而知貴妃之要寵手段。有非常人所可及也。

【十六】楊貴妃之癡情

可憐哉。梅妃也。以一夕之恩情。受長門之冷落。俯仰身世。悲痛何如。卒以憂鬱成疾。臥床不起。紅顏未老。恩先斷。真千古傷心之事矣。貴妃此時。真如拔去眼中釘。稱心愜意。無復有爭嬌奪寵之人。惟自念今生富貴。固是滿足。所不可知者。來世之事耳。且明皇與己。雖稱恩愛夫妻。然因相逢已晚。未免有三分不足之心。一日適逢七夕良辰。貴妃於宮中開筵乞巧。默念牛女兩星。雖兩地睽違。一年一度相逢。然萬世千秋。永無間斷。我與主上。縱相憐愛。而來日苦少。去日苦多。一旦無常到臨。難免分飛兩地。欲如牛女之年年相會。豈可得耶。一念及此。不覺心酸淚下。正徙倚玉欄。無可奈何之際。明皇乃悄然自外而入。時則黃昏已過。萬籟無聲。玉宇清明。銀河皎潔。花陰深處。常有一二流

螢。往來閃爍。度葉穿枝。此時此景。幽寂萬分。宮娥數人。坐於曲欄之畔。垂頭假寐。祇贖念奴一人侍立。貴妃身傍爐中。香煙緣繞。裏裏升空。左繫右拂。作卍字形。貴妃衣銀紅紗衫。水綠紗裙。立於燈光之下。越顯得千般嬝娜。萬種風流。明皇情不自禁。遽前拍貴妃之肩曰。涼露沁肌。微風刺骨。妃子久立庭中。能勿爲新涼所襲乎。貴妃回顧見明皇科頭跣足。如羽士仙真。瀟灑異常。因含笑挽手坐於石上。明皇曰。妃子巧奪天工。恐天孫亦將望而却步也。貴妃笑曰。臣妾愚拙。安敢妄擬天孫。皇上得無過獎乎。明皇亦笑曰。妃子不特巧過天孫。而且目下所享之艷福尤當使天孫欣羨不置。試思天孫與牛郎一年之中。祇有一宵相敍。而朕與妃子。朝朝暮暮。無一刻之相離。又何樂而爲神仙乎。貴妃聞言。不覺雙眉蹙蹙。媚眼溶溶。似將落淚形狀。望着明皇。欲言又止者。再明皇正說得高興。忽覩貴妃作此狀。甚爲詫異。因謂念奴曰。朕與妃子。尙須小坐片時。汝可先至寢宮。料理茶點等事。念奴領命而去。此時只有明皇與貴妃二人。並肩促膝私語。喎喎。明皇曰。妃子有何苦衷。此時左右無人。可以傾吐矣。貴妃垂淚而言曰。臣妾過蒙寵愛。死且不朽。惟念牛女雖然睽隔。終有相會之時。妾與皇上恩愛逾恒。一日萬歲千

秋生離死別。黃泉碧落無復相見之期。能不痛哉。妾之私念欲趁此良宵與皇上共誓於雙星之前。願世生生永爲夫婦。未知皇上能俯從否。明皇大喜曰。妃子此言朕所求之而不得者。豈有不從之理。因卽回宮穿好衣履。重整冠帶。與貴妃跪於地下。虔誠拜禱。伏乞雙星證盟。來世仍爲夫婦。祝畢。兩人起身歡欣無似。喚醒衆宮娥同入寢宮。安睡。貴妃此舉可不謂之癡情哉。

【十七】楊貴妃之避暑

貴妃因體胖之故。畏熱殊甚。明皇爲之建築清華宮一座。在驪山之下。白玉爲階。沉香爲檻。舖以水晶之磚。障以雲母之屏。樹木森森。不露日色。盛夏之時。坐臥其中。無異清涼世界。而且宮中有溫泉一所。可以試浴。四圍廣鑿池塘。遍植芰荷。彌望數里。花開之際。香聞遠近。不啻神仙洞府。明皇常與貴妃避暑其中。朝中政事一以委之李林甫。絕不過問。一日與貴妃共浴於溫泉。如一對鴛鴦。蕩漾於碧波深處。宮女內侍皆於簾外竊窺。私相笑語。明皇亦不以爲嫌。反與貴妃作種種狎褻之狀。引誘宮女內侍以爲笑樂。不愧爲風流之帝王矣。貴妃性雖淫蕩。至此頗覺羞愧。閱日乃命以錦幔密遮溫泉。

四週費銀數千兩。其他之供帳費用。可想而知。明皇嘗自種瓜於池側。祝曰。朕與妃子。若能偕老白頭。此瓜當能結實。否則瓜當枯死。未幾瓜漸繁茂。結瓜數十顆。明皇與貴妃皆大悅。朝夕往視。自汲清水灌漑。及六月中旬。瓜已成熟。最大者得十餘斤。剖而食之。瓤作紅色。甘美無比。明皇喜極。謂貴妃曰。此我二人百年偕老之佳兆也。貴妃亦欣然曰。願如聖旨。明皇以瓜遍賜近臣。衆官皆具表稱賀。貴妃嘗於浴後。對鏡理妝。念奴執扇侍側。明皇乃爲貴妃理髮。念奴笑曰。不圖萬歲爺生長富貴。乃能爲此奴輩之事。明皇笑曰。武惠妃在日。每恨宮女們不善櫛髮。致使頭皮生痛。平日曉妝之際。輒生恚怒。朕聞而厭之。乃躬自爲之櫛髮。輕重停匀。深愜其意。自後乃間日令朕執役。惠妃死後。久不爲是事。覺手術已生疏矣。若令朕旦夕爲妃子服役。當使若輩無瞰飯地耳。衆宮女皆大笑。貴妃笑曰。果爾。我將日奉斗金爲陛下理髮酬勞。費明皇亦笑曰。勞金所不敢領。但求妃子於夜間顛倒如朕意。則爲惠多矣。衆宮女聞言。無不面紅耳赤。貴妃亦不禁含羞。低首弄帶。默然不語。其風情之旖旎。令後人想見及之。猶爲之艷羨無已。况當局之明皇乎。明皇嘗語貴妃曰。朕與妃子四時皆有行樂之趣。然終不如清華宮。

避暑之樂。其言可深長思也。

【十八】楊貴妃之快樂

明皇與貴妃在禁中時。雖然卿卿我我。時刻不離。然終爲禮法所拘。不能放浪形骸。稱心如意。且又不能連日不見羣臣。若三日不視朝。則朝中自命忠直之臣必致進言極諫。縱使不納其言。而問心不免自愧。不如避居清華宮裏。將國家大小諸事付之不見。不聞。安安穩穩。與貴妃暢敍伉儷之樂。或並坐納涼。或評花鬪草。有時倚聲度曲。至斗轉參橫。方歸內寢。有時清晨同夢。至日上三竿。猶未起身。起居飲食隨心所欲。無拘無束。不啻神仙。若在宮中。則雄雞再唱。勢不能戀戀香衾。即須起身梳洗。以便早朝。設或稍稍晏起。則朝中百官必多腹誹之語。是以明皇貪戀華清。視爲洞天福地。初因避暑而來。及至暑氣全銷。新涼已至。早晚可御棉衣。羣臣屢表請歸。明皇尙逗留不肯遽返。一日天交正午。明皇與貴妃尙懲衾中。衆宮女閒暇無事。相與憑欄玩賞。時池中荷花雖已開殘。尚有二二枝亭亭鬪艷。妃紅儼白。潔淨無塵。衆宮女正倚欄遙矚之際。猝覩雌雄二鸞鷺。游戲水面。交頸比翼。出沒於蓮葉之中。於是互相戲謔。彼謂汝面上忽現

紅色難免撩動春心。此謂彼眼目也。斜眉梢之上已露無邊春色。彼此嘲笑不已。念奴以指自擗其面曰。爾等羞也。不羞深宮寂處。小姑居處無郎。何至厚臉若此。爾等果欲效水中鷺鷥。當向余叩頭四個。余卽代爾等叩求楊娘娘。待娘娘去轉求萬歲爺。因萬歲爺與楊娘娘。皆係多情種子。必能體貼爾等衷腸。爲開籠放鳥之舉。異日嫁得如意郎君。朝朝暮暮。寒食元宵。說不盡旖旎風流。享不盡閨房幸福。一雙兩好。飲水思源。未識猶能記憶我念奴之德否。爾等試看水中鷺鷥。雄者追逐雌者之後。昂着頭。舒着兩翅。有許多驕傲之態度。雌者搖頭擺尾。雙翅時時動搖。說不出無窮之快樂。便是代爾等寫着未來之小影。爾等自思。若果如此。心中快樂不快樂。須從實答應一聲。我俟萬歲爺楊娘娘起身時。便代爾等去求情。衆宮女正自看得動情。又被念奴調以許多風流話。遂覺心頭突突跳動。一腔慾火炎炎上升。口中唾液嚙嚙有聲。一時竟答不出一句話。念奴拍掌大笑。不期驚動明皇貴妃。便問念奴何事大驚小怪。念奴不敢隱瞞。一一稟知。明皇聞奏。不禁狂笑道。此皆朕之不是。朕與貴妃日日在溫柔鄉中討生活。宮女輩看得情動。自然不能牢鎖春心矣。因大聲喚衆宮女道。爾等貪看水中鷺鷥。何如。

朕與妃子被底駕。言次。將一手揭起絞綃帳。則見貴妃斜臥床中。明皇正附於貴妃之傍。真是一幅絕妙春豔圖。若無錦被遮身。使不堪屬目矣。引得念奴與衆宮女皆掩口葫蘆。衆人面面相覩。兩頰現出朵朵桃花。無不心猿意馬。奔突難收。如此風流帝主。真是千古罕見。其一生之快樂。安得不令人豔羨乎。

【十九】楊貴妃之淫蕩

新秋已過。天氣漸寒。兩人住在華清宮內。樹木陰沈。頗覺有蕭颯氣象。加以羣臣請駕還朝之表章疊疊進呈。明皇雖與貴妃早晚取樂。愛此幽靜之地。然因天時既已不宜。人言又覺難違。不得不傳旨起駕還宮。以應天時而安人心。回朝以後。受諸臣朝賀。其時范陽節度使安祿山。適來京朝見。明皇素寵祿山。久不見面。渴想方殷。今見其相貌堂堂。雄武之氣溢於眉宇。不禁心中喜悅。因宣召上殿。賜坐近側。細問邊疆情事。祿山對答如流。深懷聖心。問答許久。方纔罷朝。貴妃見明皇進宮。卽問今日退朝過晏之故。明皇告以安祿山來京。因與其談論邊事。以致入宮較遲。貴妃聞言。頗覺喜形於色。卽道。祿山爲陛下禦侮之臣。臣妾於昔日召見時。常假以三分詞色。蓋欲使其感陛下知。

遇之恩。竭力綏靖邊疆。俾臣妾得能常侍陛下。優遊於深宮之内。此時臣妾之意。欲召其進京。當面獎勵數句。以示厚遇功臣之意。引其戴德報恩。啞環結草之心。未知陛下以爲可否。明皇笑道。此胡聰明伶俐。朕夙以兒輩畜之。今彼遠道來京。問候朕之起居。微妃子言。朕亦將召之進宮。開筵暢飲。以表柔遠之意。且彼與妃子曾經覲面。數次對妃子甚爲恭順。又何嫌忌之有。妃子今後亦不妨以兒子視之。因命高力士速召安祿山進宮。至百花樓下見駕。一面命御廚備辦豐盛酒肴。爲祿山洗塵。實則貴妃自從初次見祿山時。見其身體雄壯。相貌魁梧。且聞左右稱有膂力過人。武藝出衆。覺得羨慕不置。所幸明皇寵愛祿山。准其出入宮禁。故得與之時常相見。心中便有勾引之意。偶逢明皇。他顧之時。卽放出狐媚手段。眉梢眼角賣弄風情。祿山本是風月場中健將。豈有不解貴妃之意。自然心領神會。若無明皇在側。卽將摟着絕色佳人。同往芙蓉帳中一試。健兒身手。無奈宮禁森嚴。不敢冒昧。乃外貌假作愚騃。以免明皇起疑。暗中却以重金賄通宮監。與貴妃傳遞消息。貴妃自恨身爲帝妃。不能十分輕佻。乃介紹於虢國夫人。二人愛情極厚。貴妃又不時私問虢國以床第之事。知祿山果然是一員勇將。從

此愈加思念。但貴妃與祿山。究竟有無曖昧事情。一時亦未敢武斷。後被楊國忠知曉。國忠本與虢國泰國暗中私通。不免打翻醋罐。便在明皇面前說祿山許多壞話。且謂祿山面有反相。不可不除之。以絕後患。明皇雖不深信其言。然因此祿山却意不自安。堅求出鎮。明皇知其與國忠不睦。便准其出鎮范陽。貴妃姊妹心中原不忍使祿山遠去。但明知爲國忠所妬忌。恐其居留京師。或爲國忠所害。故亦不敢強留。此正貴妃平日說不出之苦處。今番祿山述職來京。貴妃得此消息。真如天上掉下鳳凰一般。自然急於見面。刻不容緩。可憐明皇毫無覺察。反使貴妃以兒子視之。嗟乎。千古來好色之人。爲女色所迷者。其昏憤莫不如是。豈徒明皇爲然哉。

【二十】

楊貴妃之洗兒

明皇與貴妃至百花樓下。坐不多時。宮監入報。安祿山在宮門候旨。貴妃不待明皇開口。急忙代傳旨意道。安祿山非外臣。比既在宮門。着卽入見。以後如有事進宮。可以不必通報。宮監領旨。少頃引着祿山。疾趨而入。直至百花樓下。明皇與貴妃並坐於簾內。白玉椅上。見祿山至。貴妃卽命捲簾。祿山趨前一步。先向貴妃下拜。口稱臣兒不孝。久

違慈顏。不勝孺慕之思。願娘娘千歲。拜見已畢。方向明皇叩首。明皇笑曰。祿山何故先拜妃子。然後拜朕。此何禮也。祿山奏道。臣兒本是胡人。胡俗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故臣兒先拜娘娘。不敢背本國之俗禮耳。明皇聞語。稱其誠實無欺。其實胡俗未必如是。特祿山欲借是以媚貴妃。貴妃心知其故。歡然命坐。審視祿山。見其面上雖有風塵之色。却依舊是氣象軒昂。較從前在京時更增幾分威武氣概。心中暗暗歡喜。三人笑語多時。內侍整辦酒肴。明皇與貴妃面南並坐。祿山侍坐於側。貴妃與祿山久不見面。此時酒落歡腸。十分快樂。貴妃連飲數杯酒。面上紅泛桃花。如暉朝霞。愈增妍麗。而且柳眉飛舞。星眼斜乜。說不盡風流態度。如明皇之司空見慣。尚且魂蕩魄迷。而况祿山乃色中餓鬼。一見之下。又何怪其淫心蕩漾。舉動失常也耶。明皇細詢祿山。以邊疆之事。恆所間非所對。怪之。祿山奏道。臣兒在鎮時。因胡人屢次寇邊。引軍夜出。突爲邪氣所中。幾成癡呆之疾。幸遇良醫。未成廢疾。然言語間時有縹糊之狀。今日乍見聖上。爲天顏所震。心中受劇烈之激刺。幾乎夙疾復發。猶幸力自強制。尙能勉強應付。願聖上恕臣兒疎慢之罪。明皇聞奏。不勝憐惜。因慰之曰。愛卿爲國宣勞。至摶疾病。朕何忍罪卿。但

卿既有此病。亟宜從速醫治。剷除其根。方能無傷身體。否則一觸即發。爲患何堪。設想祿山連忙謝恩。貴妃聞言。不禁暗笑。明知祿山爲己之故。以致應對失次。倉卒之間。造此謊語。明皇竟信以爲眞。寧非至愚庸散之後。又坐談片時。始命內侍籠金蓮燭送祿山歸京中賜第。不知祿山此夜乃宿於虢國夫人府中。次日祿山不去早朝。逕往宮門。由內侍引入向貴妃寢宮而來。時貴妃尙未梳洗。見祿山至。如獲奇珍異寶。卽刻屏去宮人內監。與祿山唧唧囁囁。訴其別後相思之苦。甚或略敍舊情。亦未可知。宮女內監都受過祿山之重賄。且畏貴妃勢焰。誰敢管此閑事。任二人追歡索笑。暢敍幽情。闋時良久。明皇退朝。往貴妃宮中而來。遠遠聞得宮女輩譁笑之聲。心中甚是疑惑。先使內侍去探聽。須臾內侍回奏。楊娘娘以大錦包裹祿山兒。正在洗三也。明皇大喜。卽命取金錢賜貴妃。以爲洗兒之費。後宮聞其事者。莫不掩口葫蘆。從此祿山出入宮闈。更無忌憚。醜聲四播。邇遐咸聞。所不知者。惟明皇耳。明皇本係英明之主。今爲貴妃美色所惑。顛顛倒倒。如弄嬰兒於股掌之上。可勝嘆哉。

【二十一】楊貴妃之歌舞

明皇最喜聲色。而且天縱英才。對於詞曲。無所不知。每遇良辰令節。輒自製歌詞。使教坊子弟。按拍清歌。自己執着檀板。爲之節。奏貴妃。則從旁指點。故天寶之時。宮中歌曲。冠絕一時。貴妃知明皇事事厭故。喜新爲固寵計。因自譜一曲。名爲霓裳羽衣。其中節拍。務爲靡曼之音。費數月心思。方始成事。梨園子弟練習數月。方能成調。當秋高氣爽。明月團圓之候。貴妃設筵於宮中。命梨園子弟及宮女中之秀慧者。吹彈各種樂器。貴妃與念奴等。衣五色燦爛之衣。當筵歌舞。並令宮女等獻技。果然聲裂金石。響遏行雲。舞態與歌聲相應。高下疾徐。得心應手。眞如一羣蛱蝶。翩躚飛舞於花間。又如二月黃鸝。宛轉嬌啼於葉底。此時明皇看得目眩神迷。聽得眉飛色舞。到得妙處。亟命斟酒。一巨觥。親自奉與貴妃。且笑道。朕自謂於歌舞一道。悉心研究。無不通曉。今妃子所製之霓裳羽衣曲。出神入妙。恐非人間所有。想妃子前身。定是廣寒仙子。故能偷得天上仙音。以娛悅朕之耳。自妃子當滿飲一杯。以償數月來製曲之辛苦。貴妃含笑受杯。一飲而盡。自此每一曲終。明皇輒賜貴妃一杯。自己又陪飲一杯。宮女輩歌舞齊畢。明皇連聲讚美。貴妃乘着酒興。回顧宮女道。取翠盤來。待我親自獻技。以博聖上一粲。少頃宮

女兒一翡翠盤至大如圓桌。貴妃起身更衣畢。命宮女四人肩起翡翠盤。貴妃立在盤中。慢慢歌舞。初時若抑若揚。旅進旅退。尙辨得清眉目身體。惟爲舞衣遮掩。不能十分清切。迨後一陣緊一陣。柳腰折損。蓮步輕移。翩若驚鴻。婉若游龍。雖洛水神妃無從望其項背。舞到深處。但見衣裳上下飛翻。不復見眉目與身體矣。眞如一朵彩雲。但覺五色繽紛。入目欲眩而已。一聲檀板。歌舞齊止。貴妃翩然而下。伏地呼萬歲。髮不亂氣不喘。面不改容。裙不動摺。可謂盡舞中之能事矣。明皇此時滿心歡喜。拍掌大笑曰。朕昔讀漢成帝傳。見趙飛燕有留仙裙之故事。心常羨之。不圖妃子之技尤勝燕飛萬倍。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

〔二十二〕 楊貴妃之驚恐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胎。凡事樂極生悲。乃一定不易之常理。明皇與貴妃。朝朝暮暮。索笑追歡。乘着帝王之富貴。有求必遂。有欲必償。十餘年來。驕奢淫佚。享盡人間之福。滄桑靡定。禍福無常。至此樂事方終。而惡星已照臨於貴妃頭上。無可幸免矣。蓋安祿山自金錢洗兒以後。深感明皇寬厚之德。貴妃知己之恩。又有虢國秦國等日侍左右。

供其娛樂。真有此閒樂。不復思蜀之意。自願閒住京中。享此無窮艷福。不願回鎮。掌握
兵權。覬覦非常之富貴。是皆因婦人女子最易銷磨英雄豪傑之志氣。祿山雖係梟雄。
豈能逃此女將軍之手腕哉。無如楊國忠十分妬忌。倚恃自己是椒房貴戚。而且備位
宰相。四方藩鎮莫不受其節制。故眼中視祿山如無物。祿山則以李林甫爲相時爲人
極爲奸險。不得不竭力趨奉。以防不測。故在藩鎮之時。每有貢使入京。必以重金餽遺。
林甫及林甫死。國忠代相。薄其爲人庸懦。僅賴貴妃之力。得以致位宰輔。母庸畏怯。以
致歲時餽遺。亦皆革除國忠。因此愈恨祿山。此時見其逗留京師。無回鎮之念。乃於明
皇前聲言祿山必反。祿山聞之。自恃貴妃之愛。明皇之寵。坦然不以爲意。國忠莫可如
何。更以危言恐嚇貴妃道。妹子與祿山之事。聖上已有所聞。命我留心窺伺。昨有某御
史一疏。其中關係於妹子者甚大。我擲還其疏。不使上聞。然恐其退有後言。若不遣去。
祿山難免殺身之禍。是愛之過所以害之。我妹不可不審度也。貴妃究是虛心之人。一
聞此言。如何不信。便於祿山前微露其意。祿山本懼一時失慎。恐蹈國忠之陷彝。雖悔
無及。欲思歸鎮。又慮貴妃不放。事在兩難。今聞貴妃勸其出京。俟國忠意解。再來未晚。

乃決計辭歸。與貴妃灑淚而別。此去真如虎兕出柙。神鷹脫縛。不復可制矣。歸鎮以後。祿山想及國忠之事。權遂動謀反之心。然因明皇貴妃之恩。一時不忍遽發。詎料楊國忠。因屢言祿山必反。明皇不信。乃必欲激之使反。以實其言。於是旁敲側擊。使祿山如有芒刺在背。片刻難安。而後謀反之心决矣。天寶十四年冬十一月。安山祿反於范陽。河北州縣望風瓦解。警報至京。貴妃聞之驚恐萬狀。心念祿山是多情人。何一日暴戾若此。且恐一朝不敵官兵。明皇必不肯輕恕其罪。屆時自己亦未便代求爲之奈何。嗚呼。婦人溺於所私。往往用情顛倒。如貴妃當日不責祿山之忘恩負義。不懼明皇之身敗名裂。乃獨畏祿山兵敗後。明皇不肯輕恕其罪。何其厚於祿山而薄於明皇也。

二十三 楊貴妃之出奔

祿山初反時。朝廷之中。猶以爲癰疥之疾。不甚在意。楊國忠且揚揚得意。謂我言如何。此胡竟如是猖狂。我將滅之而朝食也。獨明皇心知祿山不反則已。反則必爲大患。蓋因中國武備久弛。祿山所部皆勁兵猛將。舉國中無其敵。晝夜徬徨。寢不安枕。欲使太子監國。自率大兵出征。待事定之後。即傳位於太子。楊國忠聞之大懼。因太子有怨於

楊氏一朝大權在手必報宿仇。楊氏將無噍類矣。乃衝着黃土。披着頭髮。請命於明皇。前事遂不行。其時祿山勢益熾。貴妃私爲書以遺之。誥其何故稱兵犯上。負我相待之恩。若能解甲歸朝。我當爲之力保。封邑拜爵。惟爾所命。祿山覆書謂我之反。乃國忠激之使然。今已勢成騎虎。欲罷不能。待破西京之日。當殺國忠以洩恨。卿之恩愛所不敢忘。中宮之位留以待卿。卽主上亦不失爲安樂公也。貴妃得書懼不敢發。天寶十五年夏六月。副元帥哥舒翰與祿山戰於靈寶。哥舒翰敗績。降於祿山。祿山遂入潼關。乘勝直犯京師。明皇聚宰相及羣臣謀之。楊國忠倡幸蜀之策。明皇深以爲然。遂使龍武大將軍陳玄禮集六軍護駕。黎明出發。明皇與貴妃姊妹及皇子妃主王孫等出延秋門。貴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而去之。痛哭之聲達於內外。貴妃生長富貴。頻年享盡榮華。此時悽淒慘慘。向着蜀道出奔。不覺珠淚盈眶。傷心萬狀。昨日今朝。前塵如夢。桑田滄海。世運靡常。富貴又安能常相保耶。

【二十四】楊貴妃之末路

行行重行行。去西京已遠矣。過咸陽。至金城縣。沿途盜賊盜起。貴妃及貴戚等所攜之

貴重物品被亂民搶掠一空。明皇與貴妃兩日之中僅得麥飯二餐。雖則粗糲不能下咽。但腹中飢餓已甚。祇得勉強各進少許。相對而泣。無限悲傷。次於馬嵬驛中。將士饑疲已極。無不忿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而起。欲誅之。以謝將士。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求食。軍士噪曰。楊國忠與胡虜謀反。卽共擊殺之。以槍揭其首於驛門之外。并殺韓國泰國二夫人。國忠之妻子及虢國夫人走陳倉。爲縣令薛景仙所誅。楊氏一門殆盡。明皇聞兵士喧嘩聲。出門慰勞。令收隊起行。兵士不肯領旨。明皇使高力士問所欲。兵士皆大呼曰。不殺貴妃。死不扈駕。陳玄禮入奏曰。國忠謀反伏誅。貴妃不宜供奉。乞陛下割恩正法。明皇大驚。淚隨聲下。曰。朕自有處。分入門倚杖。低首而立。久之。驛門外兵士呼譟之聲動天地。韋諤進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卽在頃刻。願陛下速決之。因叩頭流血。明皇曰。貴妃在朕左右。素不預聞外事。國忠謀反。與彼何干。高力士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尚在。豈肯安心。願陛下重恩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貴妃在明皇背後。見衆人如此情形。自知萬無生理。因叩頭請曰。願陛下割愛。速賜妾死。俾得安然至蜀。臣妾雖死在九泉。亦當瞑目。若再緩

須臾玉石俱焚。愈增妾之罪戾矣。高力士道。楊娘娘之言深明大義。請皇上聽從楊娘
娘之言爲是。明皇此時心亂如麻。欲哭無淚。而驛門外喧譁之聲。又一刻逼緊一刻。乃
命力士侍貴妃自盡。自己含着眼淚。推案而起。貴妃卽自縊於佛堂前梨樹下。吁嗟乎。
絕世佳人終埋黃土。可悲也夫。白樂天長恨歌云。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
貴妃以一婦人位爲皇妃。寵傾當世。乃以驕奢縱恣之故。卒之不得良死。徒使後之人
憑弔唏噓。真可憐而不足惜者也。

民國十年十月四版

中國人貴妃全傳(全)一冊

定價洋三角

編輯所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82.22

77
4